



日照灯塔守望这片海

焦安铭

我是日照灯塔。
黄海万顷碧波，从我足下岁岁东流，朝暮不息。我立身的这片岬角，是古石臼所的岸畔，今日照灯塔广场腹地。千年海潮往复冲刷，将沿岸礁石凿出无数白状凹痕，石臼之地由此得名。这些嵌在海岸岩石上的斑驳印记，静静蛰伏在潮起潮落之间，潮来蓄万顷沦波，潮落盛漫天星月，像山河镌刻的年轮，默默记取着这片海域的风雨沧桑、世事浮沉。

我塔身的光影里，藏着两道岁月痕迹。世人所见巍峨挺拔、灯辉浩荡的我，是一九八五年落成的新生灯塔。而在我身侧不远处，静静伫立着一九三三年民众捐资修建的老石臼灯塔，一座古朴厚重的八角花岗岩石塔。它是这片海域最初的守望，是黄海之滨最早的航标星火，也是刻在日照山海间、无法磨灭的生态与人文记忆。新旧两塔相望而立，一古一今、一旧一新，明暗交替、薪火相传，守望着石臼海域的岁岁年年。

旧时的石臼嘴，暗礁棋布、海流诡谲，是远近闻名的舟船畏途。百年之前，没有航标指引的黄海暗夜，迷雾锁海、风浪无常，往来商船渔舟屡触礁罹难。彼时的海岸，藏着一方独属渔家民的温柔执念：每至暮色垂落，有亲眷出海未归的渔家人，总会面朝茫茫沧海，燃一炷清香。微弱香火在海风里明灭摇曳，渺小、执着又滚烫，是乱世沧海里，普通人对平安归航最朴素的期盼。那点星火，照不亮汹涌深海，却照亮了人心深处对光明、安稳与希望的无尽渴求。

山河蒙尘，沧海多殇。曾经的石臼海域，不止有海难的悲戚，更有岁月的斑驳伤痕。近代风雨飘摇，烽烟掠过岸线，老石臼灯塔历经劫难。一九三八年春日，倭寇侵占海岸，拆灯毁塔、断绝星火，这座民众众志成城筑起的希望之塔，一夜灯火寂灭。六年

暗夜，海面重回无边漆黑，暗礁依旧暗藏凶险，迷途舟船再无指引，沧海再度沦为畏途。

但山海从未负初心，百姓从未弃希望。乱世之中，无名乡人藏起珍贵的红绿滤光镜片，在塔基石阶刻下“盼复明之日”的赤诚祈愿。这行风化的字迹，藏在青石纹路里，藏着乱世山河最深的期盼，如同礁石上永不消散的印记，见证着绝境之中从未熄灭的信仰微光。一九四五年风雨终歇，灯塔重燃灯火，斑驳塔身、满目弹孔，依旧挺立海岸，以微弱星光，重新守护一方海域安宁。

灯塔的语言，是大海独有的密码，是岁月不变的承诺。自一九三三年老塔落成伊始，明三秒、暗三秒的恒定灯语，跨越近百年从未更改。这沉稳规律的明暗交替，是石臼灯塔专属的山海指纹，是给夜航舟船最笃定的应答。茫茫沧海之上，远归的船家望见这往复的光影，便知已至石臼岸线，迷雾有解、前路有向、归途有岸。一代代守塔人，以初心护星火、以坚守赴山海，把平凡的守望，化作护佑万家平安的山河大义。

岁月流转，时代更迭。新中国成立后，老灯塔移交航务部门，星火永续、使命传承。汽灯换电灯，微光变强光，设备迭代、风貌更新，唯独守望大海、指引前路的初心，始终未变。一九九二年，饱经风雨的老石臼灯塔正式退役，成为镌刻城市记忆的文保丰碑。锈蚀的灯座、褪色的镜片、斑驳的弹痕，都化作岁月的见证，静静诉说着山河过往、人间沧桑。而我这座新灯塔，接过百年守望的接力棒，挺立岬角，光照沧海，以更亮的光芒、更远的射程，守护这片重生的碧海蓝天。

生态文明的时代春风吹拂黄海之滨，法治为笔，绘就山河新卷。日照启动波澜壮阔的退港还海、退厂还绿工程，昔日繁忙嘈杂

的工业岸线全面退场，煤山清运、设备迁移、污滩修复。历经数年深耕治理，曾经的货物堆场，蜕变为风光旖旎、绵延百里的海龙湾。

这是山河自愈的奇迹，更是时代赋能的新生。如今的海龙湾，金滩绵延、碧波澄澈、清波荡漾。鸥鸟成群归巢，盘旋塔身、逐浪翻飞；久违的江豚频频跃出碧波，嬉戏浅海、栖身故土。千年石臼重贻清澜，映流云、映鸥影、映万顷碧海、映人间烟火。海风褪去旧日尘浊，裹挟着沙滩的温润、草木的清香、大海的澄澈，温柔拂过灯塔周身。生态伤痕缓缓愈合，山海风貌焕然一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在黄海之滨徐徐铺展。

沧海滔滔，岁月昭昭。

今夜海风轻柔，海晏波平，海龙湾月色温柔、沙滩静谧。我塔顶的灯火依旧恪守百年节律，三明三暗、往复不止，这是跨越九十年的山海絮语，是从未更改的初心告白。

老塔静默立岸，留存岁月伤痕与百年记忆；新塔灯火长明，奔赴山海新生与时代远方。那些暗下去的时刻，是苦难、是蛰伏、是绝境中的坚守期盼；那些亮起来的瞬间，是新生、是奋进、是盛世里的山河锦绣。



岁月的画卷

贺红岩

生活的诗意
不是远方的追求
不是光鲜亮丽的文章
而是体现在每日三餐的烟火中

在清晨的阳光下
煮一壶温热的茶
读几页喜欢的书
开启一天的新生活

在午后的长风里
看天上云卷云舒

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
心也跟着云，慢慢落回地上

傍晚的人间烟火
藏着最真挚的情感
有最踏实的幸福
是生活中最动人的诗行

岁月本是一张白纸
以温柔为墨
以热爱为笔
就能绘出岁月最美的画卷

渐有新凉递好秋

徐天喜

时维处暑。清晨，推开窗，就感觉风轻柔了，裹着浸透凉气。

关于处暑，辞书有解释：处，止也。这是说，暑气到这，该止步了。江南雨“渐有新凉递好秋”的诗句，可算把处暑时节的气象与物候，精妙地表达出来了。节令转换，气象和物候，都会切换成另一种画风。处暑“三候”，当不例外。

一候鹰乃祭鸟。处暑初临，老鹰感知到秋气肃杀，开始大量捕猎鸟类，为漫长冬天储备食物。二候天地始肃。阳气渐退，阴气渐长，万物开始凋零收敛，草木由盛转衰。三候禾乃登。五谷开始成熟，秋收时节到来。

天空有鹰，田里有谷，人间有新凉，便是处暑最鲜明的物候特征。

赤足走在阡陌上，往日轻盈的稻花，已长成沉甸甸的稻穗。泥土带着尾夏余温，不再黏脚。草丛里的唧唧虫声，说着只有秋才懂的缠绵话。

梧桐叶还没簌簌地飘落，微卷的边缘，已透出明显的秋意。丝瓜

藤还爬在架上，但花少了，一条条带籽儿的老瓜，在风中摇晃。露水，也比前些日子重了些。远处屋顶灰白的炊烟，凌乱凉风里，混杂着新柴禾、新米的气味。鸡在院子里刨食，狗趴在门槛上，半眯着眼。处暑时节，乡村里的一切，都慢下来了，犹如屋角还开着的那几朵白色木槿花，散淡，安静，闲适。

人间对处暑物候的感知，先是皮肤。夜里，凉气从门缝钻进来，被子得盖到胸口部位，才觉得刚刚好。早起，窗开半扇，一个寒噤提醒你，须加一件薄袖衫了。白天，站在太阳底下，还是热。但毕竟是秋阳了，看似很亮眼，却不再那么灼人。走在行道树荫里，有点几小风吹起，手臂上会起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那不冷不热的感觉，舒服得想哼小曲儿。

院坝头飘着篱豆的淡香，月下摇蒲扇的老人聊着今年稻子更饱满，处暑一过就该收秋，慢悠悠的语调里全是踏实的欢喜。

处暑是暑气渐消、凉意渐生的过程，像一杯温好的酒，不烫不冰、入口刚好。“蒹葭散罢尘初静，渐有新凉递好秋。”节气的慈悲，是不惊动苦夏的人，只借轻风把好秋悄悄递到你面前。它递来的不只是新凉，还有土地的收成，和天地间刚刚好的欢喜。

暑止于此，秋始于斯，就在这新凉里慢慢走，细细看，好好过。



岚窑柴烧：

当蛤蜊壳遇见千年窑火

全媒体记者 田茹



一场跨越国界的泥火对话。艺术家们不仅带来了各自精心准备的素坯入窑烧制，更在创作营期间现场拉坯、修坯，将日照地域文化特色与个人艺术风格融于器物之中。

本次创作营烧制的蛤蜊烧系列柴烧主人杯采用了岚窑独创的蛤蜊壳支钉工艺。蛤蜊壳在岚山地区是寻常之物，经过反复实验，岚窑团队成功将其转化为柴烧支钉，既能承受高温，又能在器物底部留下贝壳天然的纹路。“把蛤蜊壳烧进杯底，让大海的印记留在茶器上，这是只有在岚山才能烧出的味道。”乔征刚说。

开窑现场，一件件主人杯、花器、月亮罐、鱼盘依次被取出，釉色或如苍山叠翠、或似晚霞流金，自然落灰在器物表面凝结成不可复制的肌理。乔征刚拿起自己烧制的一件蛤蜊烧系列柴烧主人杯，杯身通体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釉面如琥珀般透亮，火痕在杯壁蜿蜒流转，蛤蜊壳支钉在杯底留下精致的海韵印记。他连连感叹：“太美了，火痕的走势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这就是柴烧的魅力。”也正是凭借独特的地域文化表达，“岚窑蛤蜊烧”先后入选第二批“山东手造·优选100”名录及日照市城市伴手礼名单。

柴烧是一束光，照亮了人类迈向文明脚步。此次出炉的作品经过整理、打磨后，将在岚山区博物馆及市区美学空间进行联展，部分精品还将推荐至相关艺术机构巡展。从平地堆烧到馒头窑、龙窑，再到今天，乔征刚深耕柴烧技艺数十载，独创“移动式双开门无烟柴窑”。这些年来，他对柴烧的探索，从未停步。

山海之间，泥火同心。夕阳映照乔征刚沾满陶土却笑意盈盈的面庞。这一窑跨越国界的柴烧作品，不仅续写着岚窑的非遗故事，更在日照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为中韩文化交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做柴烧，是因为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在我们手里发扬光大——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后人。”乔征刚坚定地说。

书香签语

程应来

书签，对于爱好读书之人来说，是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到现在，我的每一本书里，都有一到两枚书签。一枚用来提示阅读进度，一枚用来锁定重要章节。日子久了，它们便和淡淡的书香合而为一，成为读书之人最重要的精神世界。

鲁迅的书签很朴素，他把硬纸板裁成长条，用毛笔写上“未完”二字。字写得极有筋骨，一如先生的读书精神一丝不苟。一次，在鲁迅纪念馆遇见这枚书签，纸已经泛黄，墨色依旧清晰如新。这是一个思想者的记录，一个时代精神求索的印证。

钱钟书的书签则非常精巧，他用不同颜色的纸条作书签，每种颜色代表一类书籍。他会在书签背面记下阅读要点，有时还画有一些只有他自己能懂的奇怪的符号。“绛，今日读到此字，想你。”这是一枚最动人的书签，更是阅读的标记，情感的载体，生命的印记。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写道：“千千万

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我们遇见一本书，一枚书签，或者一本书和一枚书签遇见了我们，都是缘分。

真正的书香不在笔端，而在心间。真正的书签不是卡片，而是签语。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玛德琳蛋糕的气味如何唤起深藏的记忆。书香也会唤起某些记忆，书签也可以让你想起一段历史。那熟悉的书香和墨香在房间里逐渐飘散，又逐渐聚拢和浓郁，书签上的言语便活了，跳跃在我们的视线里和思维里。

最喜落日时分，案几上清茶一盏，手中闲书一本，或者是古诗词，或者是《论语》，或者是小说和散文。书中书签一枚，其上的名言警句有的是买书签时自带的，有的是自己书写上去的。一边闻着茶香，一边品着签语，渐渐地，就沉浸在脉脉书香里了。

短章里的真功夫

——读汤炳正《楚辞类稿》

彭忠富

当代楚辞研究大家汤炳正是章太炎的学生，曾被太炎先生许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旧时学者的风度，往往不在于写了多少，而在于留下了多少别人没说过的真话。汤炳正在《楚辞类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自序里有一句话，读来令人动容：“但凡古人或时人已‘先我而有者’，则必‘削之’无所惜。”又说自己因衰老疲惫，“多事‘改定’，实难为力”，但即便如此，也绝不肯重复前人的陈述。这种自我要求，放在今天恐怕要让许多人脸红。

汤先生做学问常常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字、一个极易忽略的细节入手，却总能牵出背后的大关节。比如书中有关文章专论“楚辞”的“辞”字从何而来。这本是一个几乎无人深究的问题——大家用“楚辞”这个词用惯了，谁还去追问它为什么叫“辞”？汤先生却从《史记·屈原列传》中“娴于辞令”与“好辞而以赋见称”的微妙关联入手，再往上追溯到《论语》中“不学诗，无以言”的传统，最终把这个文体名称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原来“辞”字并非随便安上的标签，它与战国时代纵横家讲究修辞的风气、与屈原“应对诸侯”的身份，有着内在的呼应。

汤先生治楚辞，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肯就楚辞谈楚辞。他总要拉出更大的背景来。书中论屈原是“革新家而不是纵横家”的那篇，虽然篇幅短小，却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承认屈原“娴于辞令”“应对诸侯”，也主张“连齐抗秦”，但这

只是外交策略，是“为革新服务的辅助手段”。屈原真正的政治路线在内政，在于“国富强而法立”“举贤授能”的变法主张。汤先生引《韩非子·五蠹》中关于“从衡之计”与“境内之治”孰轻孰重的论述，干净利落地点明了这一点。更妙的是，他最后落到屈原与苏秦、张仪的本质区别上：纵横家朝秦暮楚，屈原却在遭谗被黜之后“不肯别适他国”，这正是政治路线不同所决定的品格差异。

书里对楚怀王的重新评价，也颇见功力。历来论者多把楚怀王简单斥为“昏君”，汤先生却不这样看。他指出怀王早年间能重用屈原、同意变法，也曾担任六国“从长”，拘秦期间又宁死不割地，这些都说明他并非“庸君”。真正的症结在于“失君”——《管子·任法》所谓“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屈原诗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的叹息，正是对怀王反复无常性格的写实。这样的分析，比简单地贴一个“昏庸”的标签要精确得多，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屈原那种“不忍其君”的复杂感情。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不会提供什么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但只要你愿意沉下心来，跟着汤先生从一个字、一句话的考证读起，就会慢慢体会到那种在细处发现真知的乐趣。这大概就是做学问最朴素也最可贵的状态：不为给人看，只为把事情弄清楚。而正是这种“弄清楚”的执着，让《楚辞类稿》在今天依然散发着从容的光泽。